

各樹一幟建新軍

曹聚仁與劉子政

●李遠榮

曹聚仁在文壇報壇

奇人曹聚仁原籍浙江省蘭溪市梅江區石埠鄉蔣畈村。一九〇〇年七月七日生。

曹氏在近代文壇和報壇上，是一個多彩多姿的文人。他涉獵甚廣，幹什麼都出色當行，而且都有豐碩的成果。他是名教授、名記者、名編輯、名作家。他筆耕不輟，寫過評論、新聞、通訊、雜文、隨筆、遊記和學術論文，已出版的專著和文集，不下六十餘種，四千多萬字，稱得上是著作等身。

曹聚仁師事過章太炎。和近代文壇上各方面人士，包括魯迅兄弟，都有密切來往。

一九五〇年八月，曹聚仁南來香港，擔任《星島日報》的主要撰稿人。一九五六年七月，曹聚仁擔任《南洋商報》記者兼香港辦事處主任。

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，曹氏先後六次回大陸採訪，跑遍了半個中國，接觸了社會各界人士。毛澤東曾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兩次，做了長談。

為此，他寫了《從一角看世界》的專稿。周

恩來、陳毅等人亦一再接受他的採訪，暢論天下大事和祖國統一的前途。在曹的另一篇專稿——《與周恩來氏一夕談》中，首次使用了「國共第三次合作」之說。陳毅對曹有個評價，曾說：「此公好作怪論，但可喜。」

曹聚仁在香港刊行的《北行小語》、《北行二語》、《北行三語》三本著作，就是他這一時期在《南洋商報》上的通訊集匯編。

一九五九年，曹聚仁和香港友人協力創辦了《循環日報》、《循環午報》、《循環晚報》。後三報合併為《正午報》。

六十年代，中國大陸搞「文化大革命」，這一時期的曹聚仁，身體極差，心緒亦不好，其新聞生涯由絢爛入於平淡。

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曹聚仁病逝於澳門鏡湖醫院，享年七十二歲。

馬來史學家劉子政

學友劉子政，字恭煌，一九三二年農曆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於福建省閩縣四都前山洋，一九三六年四月隨母、兄到馬來西亞砂朥越詩巫，在當

地受教育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高中畢業，離校後服務教育界八年，後轉入工商界，業餘致力於文史的研究。著作甚豐，先後出版有：《詩巫劫後追記》、《砂朥越百年紀略》、《沙朥越散記》、《婆羅洲史記》、《黃乃裳與新福州》及《懷故集》等書。其他文章散見於香港、新加坡、砂朥越各報章雜誌，多不勝數。

曹聚仁生前譽劉子政為史學家的後起之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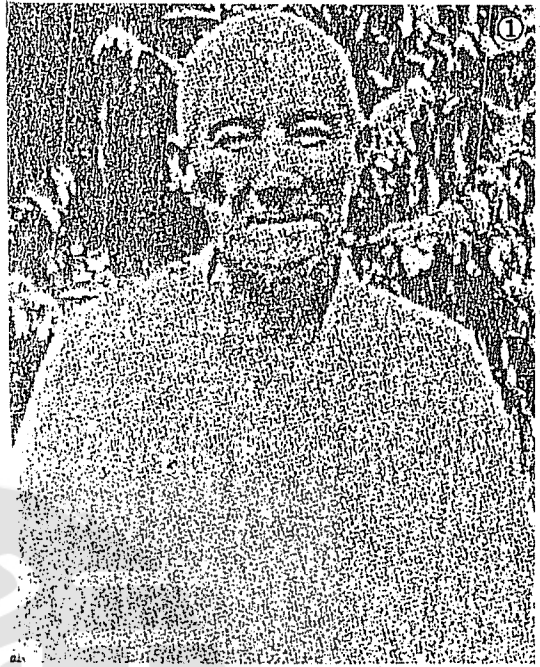
一段友情鮮為人知

曹聚仁和劉子政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友情，事情是這樣的：

劉子政平生愛讀曹聚仁的著作，特別是他抗戰後的作品，幾乎都購買來看。劉子政對曹著不但深入研究，且學習他的文章風格，劉子政在寫史書的筆法上，也有曹著的影子。

一九五五年，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連載曹聚仁著作《採訪外記》，劉氏每日必追讀，認為這是一部生動的中國現代史。

當年劉子政在詩巫「中正中學」擔任文史地教師。為表示對曹聚仁的敬慕，劉子政寫了一封



① 一九八六年時的曹聚仁。

② 一九五六年曹聚仁寫給劉子政的親筆信。

③ 六十歲時的劉子政。

子政先生，

今天上午，翻檢舊篋，找到了先生五年前
 的來信，以及我當時寫給他的信。明白
 用詞便是這區我到一版寫了兩頁，即後
 紙。至於當時為什麼不寫完，不寫或
 出之，我竟也忘記起來了。我後當是常
 用。你看我的記憶力多差。你也好
 了，什麼都不行了。你保重。
 來信有一時兩句，我也表上一時。
 還寫一首詩，這看讀似乎覺得好一些。
 祝好，
 曹聚仁



熱情洋溢的長信托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轉到香港給曹聚仁。

劉子政時年二十五歲，風華正茂，但文學方面根基尚淺，給大作家去信近一年，不見回音，他也不敢奢想，只認為大概是大作家日理萬機，沒閒空去處理這些讀者來信吧！

但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，劉子政終於在一年之後於收到曹聚仁的覆函，信是這樣寫的：「子政先生：

今天上午，翻檢舊篋，找到了先生去年的來信，（及我當時寫好的信封。寄信用的是。）還找到一張寫了開頭的信紙。至於當時為什麼不曾寫完，不曾寄出？我一點也不記起來了。我總當是寄出了。你看，我的記憶力多差。年紀老了，什麼都不行了。乞諒之。

來信有一張尊照，我也奉上一張。還寫一首詩，已看，詩似乎寫得好一點。

弟曹聚仁頓首十、十一
劉子政接到曹聚仁信後，馬上覆函，並談了自己對文藝思想的想法。

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，曹聚仁覆了一封長信：

「子政先生：

奉教，承指正，謝謝，《文藝世紀》錯字也很多，弟北行期中那幾期更錯得多，等出專著，再行奉正。

弟似乎不至於不回朋友的信，至於年青學生和我來討論思想上的問題，目前環境

日異月新，我自己都摸不出門徑來，不想使他們受影響，我不想多說了。

關於文藝創作、專家著述和考索掌故，本來不相同，所以梁啟超說：「文家惟辭必已出，史家之史，則惟恐文中已出，這類辯論，原是多餘的。司馬光作通鑑，百分之九十五是引用前史的，你能說他抄襲嗎？但要把一篇《興元大赦說》，刪剩了十分之一，而要保存原意，那就比寫幾千字還麻煩了。『文史殊途』，悠悠之口，我從來不計較的。等到他們試寫掌故一類的文章，就會明白抄史料是多麼費心力和時間的事了。」

我也年紀老了，記憶力也差了，有時實在沒有工夫去找，憑著記得的寫出來就算了。魯迅評傳，周啟明先生已看過，他說是最忠實、最全面的一種，也只是留著等將來治史的去作材料而已。這一年，奔走京港之間，多寫通訊，也還有些可供海外朋友參考的，不知尊駕可以買得到否？（三育版：《北行小語》）

拙作《新文心》，尚未完稿，文史筆散策、中國史學、大江南線，只能到北京上海的舊書商場去找了。

我寫了一首《舊詩》，小玩意兒，寫得不好，不要見笑了。
我的通訊處是信封上。

著祺

即頌

弟曹聚仁十、十三

曹聚仁積幾十年的創作經驗，十分精闢地闡

述文史之道，這封信還是比較有價值的。

《南洋商報》一度想請他去新加坡任主筆，後因入境問題，去不成。

因客觀原因，劉子政和曹聚仁之聯繫停了十年，至一九六八年再恢復。

當時，劉子政把一些有關對曹聚仁的評論文章寄給他，曹接信後覆了一函：

「子政我兄：

接奉航訊，十分忻欣。

拙著《浮過生命海》（不日可出）（即人生三大問題）及《秦准感舊錄》，一得出版，即行寄奉，勿念。

《秦准》約有一百萬言，已寫了七十多萬，前二冊已排好，正在校對中。

新近，弟只能以全力寫現代通鑑乙、丙、丁、戊各冊，回憶錄，等將來再寫了。

兄所要的刊稿，隨函奉上，乞檢存。王愛珠先生處，弟當另去一信，乞為致意。

賤體十月來稍有進步，只是衰老日甚，一切不能勉強了。

別人批評我的話，弟素來不甚介意，一切只能求之在我，一切毀譽都不相干的。

至於『烏鴉主義』即『虛無主義』，乃是弟等所標榜的，也算不得貶詞了。——『烏鴉』，乃是弟主編的濤聲的商標，魯迅也曾寫稿的。至於我譏諷別人，別人當然會譏諷我，那又何必生氣呢？

新加坡《經濟導報》轉載我的《秦准》

，弟未見過，《民報》轉載我的《簷下》，倒時常看到的。

勿覆，即頌

著祺！

弟曹聚仁頓首

五月廿七日

註：信中所述送劉子政《浮過了生命海》一書，那是他大病後寫的書，此處又贈劉子政《秦淮感藝錄》一書。

信中提及「兄所要的刊稿隨函附上」，即《南洋研究》一文底稿，發表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份香港《正午報》，曹聚仁在這篇文章中幾次提到劉子政，他寫道：

「連日，我看了劉子政先生的《婆羅洲史話》、《砂勝越散記》，又從書架上找出他所寫的《詩巫劫後追記》；劉氏搜沉鈎秘，今之有心人也。我所說的『有心人』，並不是一句泛泛的話，而是在東風吹拂的今天，我們都該在自己的崗位上做點『知己知彼』的工作。劉氏讓我們了解砂勝越，這便是極重要的社會的貢獻。……劉子政先生的婆羅洲史話、砂勝越散記，正是我們渴望看的有關南洋研究最有意義的著作。說實話，砂勝越對我是一張白紙，除了《萬劫歸來》那影片給我第一個印象，劉先生的書，才填補了這一張空白。

一九六八年五月於香港

曹聚仁在這篇文章裏，對這位神交已久的馬來西亞史學家劉子政的評價是公正的。

此外，劉子政托曹聚仁購書的幾封信，因內容無關痛癢在此就省略不談了，朋友有興趣可看影印本。

一九七一年，曹聚仁移居澳門，關於此事，香港報刊眾說紛紛，但事實是很簡單，因曹夫人從上海南來澳門，所以曹聚仁居住澳門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曹聚仁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寫了一封信給劉子政告知詳情：

「子政我兄：

接來教及高伯兩兄處轉來尊教，未覆為歉。

弟自去年四月間知道長兒平平，又在張家口外工作中殉難，恰又雙眼突然昏花，情緒一直不佳。九月間，內子從上海南來，住在澳門，逢半年來，弟也就把生活中心移往澳門，留港之日很少，百事都擱下來了。弟這麼一說，兄一定多所原諒的。……」

一九四六年曹聚仁與上海舒宗僑合編著《中國抗戰畫史》十六開一巨冊。一九六九年此書在香港被盜印。劉子政去信曹聚仁告知此事，並說其叔父存有《中國抗戰畫史》原版本。曹聚仁收到劉子政信後，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覆一函：

「子政我兄：

奉教遲覆，乞諒。弟病後，身體一直不好，每日臥床時多，只能寫份內文字應付了事了。

弟南來後，為了生計，只能天天寫稿，有時不計工拙，寫了便算。不過，寫了刊

了，對讀者總有影響，所以不敢亂說，言之有物才是，文壇本來很亂，悠悠之口，弟也從來不計較的。

兄所見坊間所出的《中國抗戰畫史》，便是偷印的原著，影印複製，一字不差（只差了一個字），偷印有三家，所以更亂了。頃郵奉新版書一冊，乞檢收。還乞兄所藏原著，郵寄給弟一用，用畢即奉還。（弟和那家書商在辦交涉中，所以要找原著。）

前天，整理舊篋，找出了一封幾年前兄寄來的信，讀之慨然。

天冷了，你們那邊不會有此種氣候吧！

即頌

著祺

弟曹聚仁頓首

十二月五日

據劉子政兄回憶，他把叔父珍藏的《中國抗戰畫史》原版本（一九四六年上海聯合日報社出版）寄給曹聚仁，費用後並沒有寄還，害得劉子政給叔父大罵一頓，劉子政特到書店買一本翻版的書補償給叔父，才使其息怒。

不久，曹聚仁也寄一本《中國抗戰畫史》簽了上下款送劉子政。

香港某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副刊有一篇文章，對曹聚仁先生的病況及晚境有十分詳盡的報導。

劉子政與曹聚仁通訊多年，彼此建立了深厚友情，劉兄看到這段報導後，內心十分焦急，特

修書慰問曹氏，並把文章寄給曹氏核實，曹聚仁接到信和剪報後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覆一函：

「子政兄：

奉教敬悉。弟早該覆信，卻因久病擱了。弟去秋患老年風濕，入冬更甚，近三個月，臥床不能坐立，廢而不殘。承兄垂注，十分感謝。但弟並不潦倒，兄千勿聽信外間傳說，向人募助。弟在二家報館工作，一切自有國家照顧，某人和弟並不相識，其用意亦不可測。

手軟了，不多寫了。

即頌

著祺

弟曹聚仁頓首
五月一日

此信寄出兩個月後，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

日曹聚仁逝世於澳門鏡湖醫院。一代名教授、名記者、名編輯、名作家，就此安息了。

除上述通訊之外，曹聚仁還寫詩贈劉子政，

第一首寫於一九六八年二月：

「東風笑我下樓遲，迎面桃花綴滿枝，
嫩碧針尖嬌欲滴，春情付逗老人詩。」

東家嫩紅西家豔，老納心馳難斷念，收
拾殘情付逝波，空山是處藏慧劍！

去春病已危殆，下樓見桃花盛開，感賦
工絕寫寄 子政我兄 曹聚仁



劉子政近影。

一九六八年八月曹聚仁再給劉子政贈詩一首

「松花江上我的家

北望江山淡似麻

此日霽虹橋上望

一鴉無語夕陽斜

儂針郎線不離分

歌女天涯處處聞

多少低打喇叭聲

各樹一幟建新軍

松花江雜感詩二首寫乞

子政我兄教正 浙江曹聚仁

波折重重貢獻傑出

曹聚仁的一生波折重重，過去中國大陸「左」的思潮影響，對曹聚仁評價貶多於褒，這是十分不公正的。

現在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化，文藝界以實事求是的態度，對曹聚仁重新評價，肯定了曹聚仁是一位愛國者，他為祖國的進步文學和新聞事業作出過傑出的貢獻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劉子政兄，他把自己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這批曹聚仁的信函（影印本）交給我，並提供了自己與曹聚仁交友經過的資料，使我寫成了這篇文章。

研究曹聚仁編著的熱潮在海內外方興未艾，本文也算為這項研究增添一點新的信息吧！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寫於薄扶林花園